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上

高健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2/ 蔡磊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2

ISBN 7-204-05541-1

I. 世…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448 号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二)

蔡磊 编

战争与和平(上、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高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950 千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8 月第二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04-05541-1/I·1001

定价:25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91)

第二部

第三章	(161)
第四章	(223)
第五章	(265)

第三部

第六章	(321)
第七章	(381)
第八章	(419)

第一部

第一章

“哈，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都成了拿破仑家族的私人领地了，不过我警告您如果您对我说，这本是战争，如果您还要替那个基督的敌人——我深信他是基督的敌人——的胡作非为辩护，我就会和您断绝关系，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不再是我的忠实的奴隶，像您自称的那样啊，您好，您好。我知道我吓着了您。请坐，讲给我听吧。”

这是闻名遐迩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一八〇五年七月的一个晚上，欢迎首位莅临的显要瓦西里公爵时说的一番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连着咳嗽好几天了，正如她所说，身患“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可不是人人都会用的一个词，那个时候，这可是个新词呢）。”早上，穿着红衣服的听差发出了一大堆便函，每一封中都无一例外地写道：

“假如您没有别的更好的事做，公爵，如果和一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夜晚不太可怕，我很希望在今晚七时至十时之间都能见到您。——安妮·舍列尔。”

“哎呀，多么厉害的话！”一位公爵边看边说道，对这样的欢迎辞，他丝毫不以为忤。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统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上满是愉快的若无其事的神情。

他讲的是法语，一种我们的祖辈借助它来说话、思考的优雅的语言，他开口讲话时带有一种长辈庇护晚辈时独有的、很平静的语调，那是上流社会和宫廷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所独有的语调。他向着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把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光的秃头俯了下去，抬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就若无其事地坐到沙发上。

“第一件事，告诉我您好吗？好让我安静下来。”他说着，嗓音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他那关怀备至的、礼貌的腔调中却有着那么一丝丝冷淡，甚至是讥讽。

“当一个人精神上遭受折磨，他的身体又怎么能够保持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既然有感情，又怎么能保持宁静呢？”安娜·帕夫洛夫娜接着说道，“您整个晚上都呆在我这儿好吗？我很希望您可以。”

“那英国公使的喜庆日子呢？要知道，今天是星期三，我是要在那里露面的，我女儿来接我，顺便一块儿走。”公爵说道。

“我本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和放焰火都会令人讨厌起来。”

“如果别人知道您有这种心愿，庆祝会一定会取消的。”公爵说道。他像一座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着一些连他也不想要别人相信的话。

“停止对我的折磨吧，快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都作了些什么决定？我知道您全都知道的。”

“怎么讲给您听呢？”公爵开口说，声音冰冷，索然无味，“做了什么决定？他们已经决定，波拿巴已举起了战斧，我们便不会只是磨刀。”

老公爵讲起话来总是懒懒的，像演员在背几十年的老台词一般，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别看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却仍然容易激动，沉不住气。

她待人总是很热情，这使她赢得了现在的社会地位。尽管她有时不愿这么做，可她仍然时不时地扮演着热心人的角色，只是为了不辜负熟人们的期望。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总是挂着与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的微笑，而这微笑正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意识到了自己小小的缺点和不足。可她不能、也不愿、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这小小的错误或不足。

在政治事件的谈论中，安娜·帕夫洛夫娜激动起来。

“哦，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奥地利是从来都不愿意打仗的。它出卖了我们。俄罗斯，只有俄罗斯才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主知道他的崇高使命，并且忠于他的使命，这是我所惟一相信的。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将由我们尊敬的陛下所担负，上帝是绝不会嫌弃这么善良、这么德高望重的人，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镇压革命这个怪物。现在有这个凶手和恶棍做革命的代表，革命也就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有资格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英国这个浑身商人气味的国家是不理解，也不能理解我们亚历山大皇帝的伟大精神的。它拒绝退出马耳他，它想试探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又说了些什么呢？……哦，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不能理解陛下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伟大的陛下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所想的只是怎样为全世界谋福利。可他们又答应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而就算是答应了些什么，也都不会兑现的！普鲁士已经公然承认说，波拿巴是战无不胜的，全欧洲都没办法与他抗衡……不论是哈登贝格，还是豪格维茨，他们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普鲁士的中立只是一个圈套。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伟大的陛下，他定能拯救整个欧洲……”突然，她停止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对自己的急躁露出了讥讽的一笑。

“我认为，”老公爵微笑着说，“如果去的不是我们亲爱的温琴格罗德，而是您，那普鲁士国王一定会同意的。您的口才简直是太棒了。哦，您能给我一杯茶吗？”

“当然，马上就来。顺便提一句，”她平静下来接着说道，“今天会有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莅临这个宴会，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他借罗昂家的关系，和蒙莫朗

西家成了亲戚，法国顶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一个流亡者；一个真真正正名符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哦，您认识这位绝顶聪明的人物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过吗？”

“啊！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能见到他们。”公爵说道，“有件事想要请教您，”他接着漫不经心的说了一句，仿佛他偶然地想到了一件事，接着这件事就随随便便地从嘴里溜了出来，而事实上，这件事，也就是他接下来要问的事情，正是他这次造访的主要目的。“听说孀居的太后要委任丰克男爵担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这样的吗？这个男爵似乎是个毫无可取之处的人。”这个差事是瓦西里公爵给他儿子看好的，可有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把这个差事弄到手。

安娜·帕夫洛夫娜半闭着眼睛，一副不论是她或者别的任何人都不该也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或喜欢做的任何事的样子。

“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给太后的。”她以一种悲哀的、淡漠的语调说着这句话。而当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太后，她脸上马上就会浮现出无比的崇敬和十分的忠诚，同时又流露出每次谈及她这位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所特有的那一丝忧悒。她说，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于是她的目光便又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公爵不开口了，冷漠地坐在那里。安娜·帕夫洛夫娜凭她宫廷的、女人特有的圆滑和灵通，一面指摘公爵，为他竟敢背后议论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安慰他。

“哦，聊聊您的家事吧，”她说，“您要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所倾倒，她可是个绝色的美人儿啊！”

公爵起来欠了欠身，表示感激和敬意。

“我常想，”安娜·帕夫洛夫娜沉默了片刻接着说道，同时为了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该谈谈心了，她向公爵移近了一些，对他亲切地微笑，“我常想，幸福有时候分配得太不公平，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这么两个好孩子（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是不喜欢他的），”她扬起眉毛，不容置疑地插了一句，“怎么就赐给了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可说真的，您就是不赏识他们，您可不配有这样的子女。”接着她兴致勃勃地莞尔一笑。

“怎么办呢？拉法特准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

“别逗乐了，我是和您说正经事。您知道的，对您的小儿子我可是不怎么满意。不过这话也就在您我之间谈谈（她脸上又笼罩上了一层哀愁），有人在太后面前提到他，并且为您惋惜……”

公爵没有作答，但是她望着他，意味深长地沉默着，等着一个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我能怎么办呢？”他终于开了口，“为了他们的教育，我已经做了所有有一个父亲所该做的，可却造就了这样一对傻瓜。伊波利特好歹还算安分，阿纳托利可就是个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这是他俩惟一不同的地方了。”他笑着，

笑的时候嘴边打成皱纹，比平时更不自然、更兴奋，也更是显出了格外的粗俗和讨厌。

“怎么这样的孩子偏偏赐给了您这样的人家？如果您不做父亲，您可就没有任何可令我向您加以责备的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着，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承认，孩子是我的负担。这副十字架活该我背。我就是这么解释给自己听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再开口了，满脸对残酷命运的无可奈何。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难道从来没想过给您那放荡的阿纳托利娶亲吗？人人都说，”她开口道，“老姑娘都有替人办婚事的癖好。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嗜好，不过我这儿可是有个姑娘，她一直陪着老父亲，生活得很不幸福，哦，就是博尔孔斯卡娅，我们的亲戚，一位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显然具有上流社会人士所特有的那种敏捷的悟性和记性，但对她的话，他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而没做任何答复。

“您知道吗，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看起来他好像根本无法克制他那忧愁的思绪。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

“照这样下去，五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做父亲的好处就在于此。您那位公爵小姐，她有钱吗？”

“她父亲很有钱，也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我想您是知道的，这位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绰号叫‘普鲁士王’，他在先帝还在时就退伍了。他是极聪明的一个人，就是有些乖僻，与人很难相处。可怜的小姐非常的不幸。她的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前不久刚娶了丽莎·梅南，他今天也要到我这儿来。”

“亲爱的安内特，听我说，”公爵突然抓住对方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两拉，“替我安排这件事，我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像我的管家在报告中所写的）。她出身好，又有钱，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接着，他以他那特有的亲昵而优雅的潇洒动作执起女官的手吻了吻，然后，靠在圈椅上握着女官的手摇了两摇，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

“等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沉吟道，“我会在今天和丽莎（小博尔孔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会成功的。我要在您府上开始学习这个老姑娘的行业。”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客人。来赴宴的都是彼得堡的达官显贵，他们虽然在年龄和性格上各不相同，但他们生活的社会都是一样的。瓦西里的女儿——美丽绝伦的海伦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齐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她佩戴着花字奖章（这可是只有那些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才能有幸从皇后手中接过来的奖章），穿着赴舞会的服装。年轻、漂亮、有名、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博

尔孔斯卡娅——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也来了。去年冬天出嫁的她，因为怀孕，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不过，小型的招待会她还是参加的。瓦西里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了由他所引见的莫特马尔，还有莫里约神甫和许多其他人。

“您一定还没见过（或，您还不认识）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每一位来客说，然后就领着每一位客人去见一位头上扎着高高的花结，当客人快来时，从另一个房间蹒跚走出的小老太太。她一面介绍着客人的姓名，一面把目光缓缓地客人身上移向她的姑母，然后就走开了。

每位客人都向这位姑母行礼问候一番，尽管这是位谁也不认识，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感兴趣的人儿。安娜·帕夫洛夫娜以一种哀愁的、庄重的神情，默默地赞许，赞许着每位客人的问候。她的姑母对每位客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谈到健康，他们的、自己的、还有太后的。“谢天谢地，太后今天好多了。”为了顾全礼貌，每位行礼问候的人都不会露出匆忙的样子，但都怀着沉重义务履行完毕后的轻松感离开老太太，然后，整个晚上都不会再到她的跟前去一次。

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一个手提包，这是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里面是她的一些针线活。她那好看的上唇略带一些黑色绒毛，微微上翘，翘得遮不住牙齿，也正因为这微翘的上唇，她整个人显得更加可爱，而当上唇向前或者跟下唇抿起来时，就愈发的可爱了。和所有特别惹人喜爱的女人一样，她的缺点——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也成为她独特的美。不论是谁，只要他看到这个神采奕奕、活泼可爱、虽然怀孕但仍然轻松愉快的未来母亲，都会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不论是老年人还是苦闷的年轻人，只要和她在一起呆上那么一会儿，谈过几句话，都会觉得他们也变得和她一样了。只要是和她说过话，看见过她一说话就露出的妩媚的微笑，看见过她微笑时露出的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都会觉得自己那一天受到了特别的宠幸。每个人都这么想。

娇小的公爵夫人迈着细碎的步伐，提着她那丝绒绣金的针线包，绕过桌子，快活地整了整衣裳，就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好像不论她做什么，对自己和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那都是一种娱乐。

“我带针线活儿来了。”她一边打开手提包，一边愉快地对大家说。

“您瞧，安内特，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她转身对女主人说，“您信上说是——一个小小的晚会。您看看我这一身穿的。”

她伸开双臂，好让大家看清她那件雅致的灰色衣裳，衣裳上镶着花边，胸口以下还系着一条宽的缎带。

“您放心吧，丽莎，您总是比谁都好看的。”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说。

“您可知道，我丈夫就要离开我了，”她继续以同样的腔调对一位将军说，“他就要去送死了，我请您告诉我，这场可恶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她对瓦西里公爵说，还没等后者开口回答，她又转身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说了起来。

“这个娇巧玲珑的公爵夫人是多么可爱的人儿！”瓦西里公爵低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娇小的公爵夫人刚到不久，进来一个略嫌肥胖的大块头的年轻人。他戴着眼镜，留着很短的头发，上身是咖啡色的礼服，有着又高又硬的折角领子，下身是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这个略显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赫赫有名的大官、而此刻却在莫斯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不过是私生子。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还没在任何地方供过职，这是他初次涉足社交界。安娜·帕夫洛夫娜冲他点了点头，那是客厅里最低一级客人的礼节。尽管是最低一级的礼节，但皮埃尔刚一进门，安娜·帕夫洛夫娜就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仿佛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庞然大物。的确，皮埃尔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些，而引起这惊慌失措的却是他那既聪明又羞怯，既敏锐又自若，不同于客厅中其他人的眼神。

“皮埃尔先生，承蒙您的厚爱，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在领他去见姑母时，一边对他说话，一边惶恐不安地向姑母递了个眼色。皮埃尔一边用眼睛搜寻着什么，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回应了一句。他满面春风，兴致勃勃，面部含笑，像对一个老朋友似地向娇小的公爵夫人鞠了一躬，然后走到姑母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不安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皮埃尔在姑母讲完太后的健康情况之后，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连忙用话挡住他的离去。

“莫里约神甫您认识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个谋求永久和平的计划，非常的有趣，可是不见得有可能……”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尽一个女主人的职责，应酬两句就做罢的，可皮埃尔接着做出了与前相反的又一个没有礼貌的举动。一分钟前他没有听完姑母的话就要离开，一分钟后他又缠住想要离开他的对话者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他又开两条长腿，低着头，准备开始做出证明，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解释为什么他认为神甫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有时间我们再聊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

摆脱掉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她继续四下里闲听听闲望望，准备一发现哪里谈的不大起劲就出面鼓动一下，好好地履行女主人的职责。就好像一个纺纱作坊，工人被安排就位后，作坊主就开始四下里走动，来回巡视，发现纺锤运转失灵或者不顺耳、轧轧作响，又或者声音太大时，就赶忙过去刹住，或者使它恢复正常的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就好像这样的一个作坊主，她在客厅里来回走着，一旦哪儿发生冷场或是谈得太多，她马上会插进三言两语或是把客人调动一下，于是谈话机器就又彬彬有礼，富有节奏地开动起来。然而，仍然可以看出每时每刻她都特别担心皮埃尔。她一直关切地注视着皮埃尔，从他听莫特马尔周围的人们谈话，一直到他走到有神甫在场的那一堆人里。对一直在国外留学的皮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是他在俄罗斯的第一个晚会。彼得堡知识界的人才今晚都聚集到了这里，他就像一个走进玩具店的孩子，左顾右盼，目不暇接。他一边望着这些信心十足而又温文尔雅的上层人士们，一边又盼望着听到特别高明的言论，惟恐漏掉任何一段他可能听到的精辟谈话。最后，他来到莫里约

跟前，停了下来，觉得这里的谈话很有趣。然后，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停下来等待机会，发表自己的高见。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开足了马力。纺锤从四面八方发出连续不断的均匀响声。只有两个人显得与整个客厅的气氛格格不入，一位是姑母，另一位是个哭丧着脸、面容消瘦、渐近老境的上了年纪的夫人。除了她们之外，这个社交团体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里，男士占多数，中心人物是我们的那位莫里约神甫。另外一个小组是年轻人的小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小姐和那位娇小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场上的中心人物。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第三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相貌漂亮的子爵是个和善的年轻人，他待人永远都是那么的谦让、有礼。他觉得自己是个名人，但因受过了良好的教育，倒也顺从地任由所在的社团摆布。很明显，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是要借助他来款待来客。举个例子，假如你在污秽不堪的厨房里看到了一块牛肉，你肯定一点也不想吃，可一个好的管家却会把这块牛肉做成一道异常可口的美味，把它端上餐桌，令你的食欲大增。今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是这么做的，她先是献上了子爵，接着又请出了神父，把他们做为异常精致的菜肴抬上桌面。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刻谈论到昂吉安公爵被杀害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纯粹是舍己为人，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原因的。

“哦！真的吗？子爵，讲讲这件事给我们听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同时她高兴地感觉到“讲这件事给我们听吧”这句话讲得很有路易十五的腔调。

子爵鞠了一躬表示顺从，同时露出他那彬彬有礼的招牌笑容。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在子爵身边围成一圈，好听他给大家讲故事。

“子爵本人是认识那位公爵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轻声细语地对一位来客说道。“子爵可是个令人咋舌的讲故事大师呢！”她对另一位来客说道。接着她又扭头对第三位来客说：“一下子就看得出子爵是位上流社会人士。”可见子爵像一盘热气腾腾撒上了青菜的干炒牛里脊，不论以最为优雅还是对他最为有利的方面来看，他都像是被端上餐桌献给这个团体的每个人的一道美味菜肴。

子爵开始讲故事了，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

“请坐到这里来吧，亲爱的海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艳绝伦的公爵小姐说道。美丽的公爵小姐是另一个组的中心人物，她正坐在稍远的地方。这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面带笑容，站了起来。她脸上总是挂着从走进客厅就一直有的那种典型的美女般的笑容。她婀娜多姿地从闪到两旁让路的男人中间走过时，那布满藤蔓和鲜苔图案的舞会专用的白色长裙刷刷作响，雪白丰腴的肩膀、发亮的头发

和钻石熠熠生辉。她径直往前走，一直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身边走去，两眼目不斜视，不看任何人，但对人人面露微笑，好像把欣赏她婀娜的身段，丰腴的肩胛，袒露无遗的光滑的胸脯和背脊的权利恭恭敬敬献给每个人。海伦太美了，从她身上，你看不到半点娇媚的神情，恰恰相反，你反倒会觉得她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确定无疑的诱惑力以及足以倾国倾城的姿色而感到惭愧，好像她希望减少自己艳丽容颜的诱惑力，只可惜无能为力。

“多么迷人的美女啊！”但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说。当她坐在子爵面前，照常地面含微笑，从而使他容光焕发的时候，仿佛有一种不明的、非凡的力量使他惊讶不已。惊叹中的子爵耸了耸肩，垂下了眼帘。

“夫人，我真担心在这样的听众面前会讲不出话来。”他说道。低下头来，嘴角上含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公爵小姐把她那裸露的肥硕手臂的肘部靠在茶几上，她认为此刻她根本无需说话，她所需做的只是等待，面带笑容的等待。在讲故事的当儿，她坐在那儿，腰板挺直，一会儿瞧瞧轻松搁在茶几上肥胖而美丽的手臂，一会儿瞧瞧袒露着的更加美丽的胸脯，一会儿又把挂在胸前的钻石项链弄弄平，还一连几次摆弄连衣裙的皱褶。当故事讲到精彩之处，她回过头来看安娜·帕夫洛夫娜，同时现出与女官同样的面部表情。随后她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安静下来。矮小的公爵夫人也紧跟着海伦从茶几旁走了过来。

“请等一下，我来拿我的活儿。”她说。“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把脸转向伊波利特公爵说道，“请您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面露笑容，一边和大家交谈，一边起身，等她走过来时，大家自然也就空出一个位子。她坐了下来，愉快地把衣服弄平，弄整齐。

“现在我好了。”她说，一面请人家开始讲故事，一面又做起活儿来。

伊波利特公爵跟在她身后走过来，把她的女用小提包交给了她，又把安乐椅移到她的身旁，靠近她坐了下来。

这位可爱的伊波利特长得极像她美丽的妹妹，这真令人诧异。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他们两人虽然相像，他却显得十分丑陋。他的面部轮廓虽然和他美丽的妹妹一模一样，但妹妹那种乐观向上，愉快无比，充满青春活力，朝夕不变的微笑和婀娜身姿的古典美，使他容光焕发，倾城倾国；相反，这位哥哥的长相却倍显愚昧昏庸，总是有种过于自信和不屑一顾的神态。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全挤在了一起，好像一张缺乏表情的、闷闷不乐的鬼脸，极不匀称。他的身子瘦弱，疲软无力，而且手足笨拙，一举手一投足都很生硬。

“这是不是关于鬼魂的故事？”他问道。坐好后，他赶快把单目眼镜戴上，好像若是少了这副工具，他就无法开腔似的。

“亲爱的，根本不是。”讲故事的人吃了一惊，耸耸肩说道。

“问题在于，我很讨厌鬼魂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拿腔拿调地说，从中可以明显地听出，他是先说一句话，然后才说明这句话有什么涵义的。

他说话时过于自信，谁也领悟不出，他说这话究竟是明智之举还是愚昧之

谈。他的上身是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下身则是一条如他自己所言的受惊的自然女神的肉体颜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长统袜和短靴皮鞋。

子爵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趣闻。昂吉安公爵悄然来到巴黎，去与女演员乔治幽会，没料到却碰到了也曾博得乔治好感的波拿巴。波拿巴与公爵见面之后，出人意料地竟然当场昏倒了。公爵并没有藉此机会控制落入自己手中的波拿巴，可到了后来波拿巴却恩将仇报地将公爵杀害了，以此来回报公爵的宽厚。

故事娓娓动听，高潮迭起，尤其是讲到两个情敌忽然认出了对方时，太太们的心中似乎都觉得激动不已。

“太好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同时回过头来探询地望了望矮小的公爵夫人。

“太好了！”娇小的公爵夫人自言自语地说道，把一根针插在针线活儿上，借以表示，这故事是这么有趣，这么动听，以至于她都无法继续手中的针线活了。

子爵对这无声的称赞给予了适应的回应，他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随后又继续讲了下去。不过，安娜·帕夫洛夫娜仍然不时地注意着使她觉得可怕的那个年轻人，此时她注意到皮埃尔不知怎的与神父一同旁若无人地、热切地、高声地谈着，她顿时感到一种不快，于是赶忙跑去支援这个告急的地方。的确，皮埃尔和那神父正谈论政治均衡的问题，而神父也对这个年轻人的纯朴和热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在他面前最大限度地宣扬自己自以为是的观点。二人兴致勃勃、真诚坦率地交谈着，仔细聆听对方的高见。

“至于欧洲均势和民权，是一种手段而已，”神父说道，“如果俄国这个素以野蛮残暴著称的强国能够大公无私地站出来领导以致力于欧洲均衡为目标的同盟，那么世界就必将可以被拯救！”

“那究竟怎样去求得这种均衡呢？”皮埃尔本来是要接着问的，只是此时，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走了过来，严厉地盯了皮埃尔一眼，转过头去问那个意大利人能不能忍受得了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的脸色马上变了，现出一副他与女人交谈时所惯用的谄媚的嘴脸。

“加入你们的社会真的是我莫大的荣幸，你们的社会，尤其是妇女社会的那种优越的智慧和教育，真是让我五体投地、神魂颠倒。我哪能事先想到气候呢？”他说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了便于观察起见，不放走神父和皮埃尔，拉他们俩一同加入普通小组。

此时，又一位来宾走进了客厅。这位新客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是个非常漂亮的青年，他个子不高，眉清目秀，面部略显消瘦。他整个人，从困倦而郁闷的目光到徐缓而有节奏的脚步，和他那矮小、活泼、浑身充满朝气的妻子恰恰相反，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很显然，他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可他们都使他觉得索然无味，甚至连看看他们，听听他们说话，他都感到厌烦。而所有这些使他厌恶的面孔中，似乎他那俊俏的妻

子的面孔最是使他不耐烦。他做了一个不合他身份的鬼脸，把脸转过去不看他的妻子。接着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然后眯缝着眼睛，四下环顾了一遭。

“公爵，您准备去打仗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库图佐夫将军，”博尔孔斯基开口道，他像法国人一样，说“库图佐夫”一词时总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他是要我做他的副官的。”

“那丽莎，您的夫人怎么办呢？”

“她到乡下去。”

“您怎么能从我们身边夺走您漂亮的太太呢？”

“安德烈，”他的妻子叫着他的名字，她对丈夫说话的腔调和对旁人讲话时一样的娇媚，“子爵正在给我们讲乔治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非常的动听！”

安德烈公爵眯起眼睛，把头扭了过去，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自从安德烈公爵走进客厅之后，皮埃尔便一直友善地、喜悦地望着他，一刻也没有移开目光，此时，皮埃尔向前走去，一把拉起了他的手。安德烈公爵连头都没有掉转过去，就皱起眉头，满脸的厌烦和不耐，以示他对碰到自己手臂的人无比的厌倦，但当头转过来望见皮埃尔含笑的面孔时，他出乎意料地流露出善意的、欣喜的微笑。

“啊，原来是你！……连你也到这种人物众多的交际场来了！”他对皮埃尔说道。

“我知道您一定会光临的。”皮埃尔答道，“我到您那儿吃晚饭，”他轻轻地加了一句，“省得妨碍子爵讲故事，可以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含笑答道，一面握住皮埃尔的手，向他示意，要他不要多问。他还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正在这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站了起来退席，男士们也都站了起来，让开一条路。

“我亲爱的子爵，我恳请您的原谅。”瓦西里公爵对法国人开口道，温和地把他的袖子往椅子上按了一下，为的是不让他起来。“公使的这个不吉利的庆祝会不但打断了您的话，还要夺去我的欢乐。要离开您这个令人陶醉的晚会，真让我觉得难受。”他又转头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他的女儿——这位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轻轻地提起裙摆，从椅子之间轻盈地走了出来。她那漂亮的脸上露出更愉快的笑容。当她经过皮埃尔身边时，皮埃尔紧紧盯着这个美女，满眼掩不住的惊讶。

“很标致。”安德烈公爵说。

“很标致。”皮埃尔附和着。

而当瓦西里公爵经过皮埃尔时，他一把抓住后者的手，转过脸面对着安娜·帕夫洛夫娜。

“请您开导开导这只熊吧！”他说道，“他在我家住了一个月，这可是我头一次在社交场合碰到他呢，对一个青年来说，没什么东西比聪明的女人们的社交团体更为他所迫切需要的了。”

四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答应照顾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是瓦西里公爵的亲戚。这个时候，一开始坐在老姑母身旁的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夫人赶忙起身，在前厅处追上了瓦西里公爵。她的脸上此时只剩下了焦急和恐惧，所有那些先前装出来的兴致都从她那温和的、哭得太多的脸上消失掉了。

“我的鲍里斯的事情怎么样了，尊敬的公爵？”她匆匆忙忙地追到前厅里说道（她把“鲍”字说得格外的重），“我不能再在彼得堡住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带些什么消息给我那可怜的孩子。”

虽然瓦西里公爵对这位颇是上了年纪的老夫人很不耐烦，也很不客气，甚至多多少少流露出不太情愿听她讲下去的神情，但是老夫人露出巴结的、恳求的笑脸，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开。

“您只要对皇上讲一句话，就立刻能把他调入近卫军了，这对您太容易了，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她说道。

“相信我吧，公爵夫人，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愿意为您去做。”瓦西里公爵回答说，“不过由我来求皇上的确很难办，我劝您不如去找戈利琴公爵，由他出面去看鲁缅采夫，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这位已相当有些年纪的妇人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于俄国的名门望族，只是现在家道中落，早已退出了社交场所，也早已失掉了先前的人际网。她此次的复出是替她的儿子斡旋，好给他在近卫军中求得一个职位。事实上，她出席这场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坐在那里耐着性子听公爵讲故事，其目的仅是要见瓦西里公爵一面。而瓦西里公爵的这一番话让她大吃一惊，一种怨恨的神情爬上了她那一度也曾俊俏的面庞，但这种怨恨的神情也只是刹那间的事，她很快又展现出满脸的笑意，并且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握得更紧了。

“公爵，您请听我说呀，”她说道，“我从来不曾求过您什么，我今后也不会再求您什么，我也从来没向您提过先父当年待您的情谊。不过现在我恳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为我儿子办成这件事吧！我必将永远把您看做我的恩人。”她急急忙忙地补充了一句，“不，不要生气，请您答应下来吧！我已经求过戈利琴，他已经拒绝了，请您像您一向的样子，发发善心吧！”她说，竭力地在脸上堆满笑容，尽管她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爸爸，我们就要迟到了！”站在门旁一直等候着的公爵小姐转过她那美丽的头，从她那古典美的肩头向后看着说。

人际关系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要想它经久，那就不能不节用。瓦西里公爵对这一点知之甚稔，他心里明白，若是人人求他，他又为人人求情，那不久以后，

他势必无法为自己求情了，因此，他极少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是今天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上，尤其是又经过她的再度请求之后，他的良心上隐隐有些不安。这位公爵夫人的话也确实实地提醒了他在初入仕途的那些日子里所受到的她的父亲的提携和恩惠。而且他从她的态度上也感受到了一件事，有一些女人——大多数都是些为人母的女人——她们一旦打定主意，不达到目的，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需要的话，她们会一天接一天、一刻接一刻地磨下去，甚至于无理取闹，直至达到她想要的。而她就是这类女人中的一个。后一点原因，使他动摇了。

“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以他平素惯有的亲切，再加上一点点倦怠的腔调说道，“让我来做您要求我做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证明我对您的爱戴，也要证明我是多么地尊重令尊，现在，我要去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儿子肯定会调入近卫军的，就这样一言为定。这下您满意了吧！”

“哦，我最亲爱的，您就是我的恩人，这是我对您的期望——我就知道您是这么的仁慈。”

他转身要走了。

“等一下，哦，——还有一句话！在他调入近卫军之后……”她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您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交好，请您再把鲍里斯推荐给他做副官吧！到那个时候我就真真正正地放心了，那时候也就……”

瓦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这可不行，我不能答应您这个，这是办不到的，您不知道，库图佐夫就任总司令以来，人们一直纠缠他。他就曾亲口对我说，莫斯科所有的太太夫人们都串通好了，都要把她们儿子交给他做副官呢！”

“哦，不！您千万要答应呀！我不能让您走！我亲爱的恩人……”

“爸爸，”公爵美丽的女儿保持着和先前一模一样的腔调说道，“我们就要迟到了！”

“好了，再见！再见！您一定听见我女儿的话啦？”

“那么，明天您就要对皇上说了，是吗？”

“哦，当然。不过，关于库图佐夫的事，我可没有答应。”

“哦，您一定得答应，一定得答应呀，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他走出去的时候嘴里依然叫道，脸上还带着卖弄风情的少女的笑容。这笑容在她过去大概是很自然的，而现在摆在她那苍老的、憔悴的面容上却是如此的不协调，不相称。

显然，她只是因着习惯的原因，施展着所有昔日女性的技巧，而完完全全忘记了她的年纪。不过公爵一走远，她脸上立刻又挂上了先前那种冷淡虚伪的表情。她重新回到伯爵讲故事的那堆人群中间，一面装出用心听的样子，一面心里暗暗盘算着什么时候离开合适。毕竟她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最近新出了一部喜剧，《米兰的加冕典礼》，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热那亚和卢加各族人民向波拿巴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坐在

宝座上的波拿巴先生，居然就满足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呵，真是可敬！真让人疯狂，好像全世界都跟着发狂了！”

安德烈公爵望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笑着，满含着讽刺意味。

“上帝把这个王冠给了我，谁试图要碰一碰它，谁就会遭殃！”他说道，（这是波拿巴加冕时所说的话）“据说，他说这句话时，很像个样儿呢！”他又用意大利语背诵了一遍：“‘Dio mi la dona, guai a chi la toua！’”

“真希望这就是使杯里的水溢出来的最后一滴，”安娜·帕夫洛夫娜继续说道，“各国元首再也无法容忍这个危害一切，无恶不作的人了。”

“各国元首？我这里不包括俄国，”子爵客气地说，但满是绝望的意味，“各国元首，夫人们……他们为路易十七做过什么？他们为皇后做过什么？他们为公主伊丽莎白做过什么？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过！”接着，他变得更激动了，“相信我吧，他们就要遭到报应了，为他们出卖波旁王朝而遭到报应了。各国元首！我们的各国元首正派使节去向那个篡位的奸臣致敬呢！”

于是，他鄙薄地叹了口气，换了个姿势。

伊波利特公爵一直从单目镜中望着子爵，望了很长时间，听完这些话，他突然来了个大转身，转向矮小的公爵夫人，向她讨了一根针，然后使用针在桌上画起孔德的徽章来，并指给她看。同时，他一本正经地向公爵夫人讲解这种徽章，好像她求他给她讲解一样。

“孔德的住宅，用天蓝色的兽嘴缠成的兽嘴权杖的象征。”他说道（他的徽章学就像他的谈话和行为，表明他是个十足的傻瓜，而他所说的东西也是荒谬至极，毫无意义）。

公爵夫人一面听，一面微笑。

“如果波拿巴再在法国皇位待上一年，”子爵继续道（人一遇到自己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问题，就一点也不愿意听别人的话，而是一味地信口开河，追随着自己的思路走。此时的子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事情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法国社会——我指的是法国的上流社会——就要被阴谋、暴力、流放、杀戮永远地摧毁掉了，到了那个时候……”

他耸了耸肩，摊开了两手。皮埃尔显然对这段话很有兴趣，他正想发表一点意见时，一直严密注意着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马上插口道：

“亚历山大皇帝，”她带着那一惯的一提到皇族时就会有有的忧郁的神情说道，“已经宣布，他会让法国人民自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体，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我也坚信不疑，一旦摆脱这个篡位的奸臣，全国上下一定会掌握在合法的国王手头上的。”她说道，意在对那个保皇党亡命者献殷勤。

“那可说不准，”安德烈公爵开口道，“子爵先生推测得很对，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以为恢复旧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据我所知，”皮埃尔涨红着脸插嘴道，“几乎全部贵族都投到波拿巴一边了。”

“讲这种话的都是波拿巴分子，”子爵看也不看皮埃尔回答说，“眼下是很难